

黑色
伤痕
海狼

黑色伤痕

海狼
著

海狼伤痕青春长篇小说

我隐私的魔盒已经打开，你在看吗？请继续关注那些看起来华美的肮脏吧，那里有我，那里有你，那里有蒙蔽你爱情的恶灵，那里有你哭泣的往事，那里有你的爱、我的恨，那里还有一棵被雷电摧倒、落木萧萧、枝叶纷扬的伤痍诗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血色伤兵

海狼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色伤兵 / 海狼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08-1524-9

I. ①黑…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3084号

黑色伤兵

作 者	海狼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网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地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旺银永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23
字 数	370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524-9
定 价	31.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第一章 飞扬的血吹入傲然的玫瑰 / 1
- 第二章 情人、坟以及爱的画皮 / 15
- 第三章 春水向东，情色向西 / 32
- 第四章 花朵：爱上你，但是不要碰我 / 53
- 第五章 万绿丛中的仙乐祸心 / 80
- 第六章 让我们讨论爱情问题 / 105
- 第七章 村庄·谎花·城市泡沫 / 133
- 第八章 在楼梯和海岛之间阅读咒语 / 164
- 第九章 在很久以前吗？秘密，你的和我的 / 192
- 第十章 退出祭坛，放弃无邪、乱发和死亡 / 221
- 第十一章 拯救：致命的名字掀动，绝望等同于赞美 / 247
- 第十二章 为什么恶灵会在草地上跑动 / 276
- 第十三章 谁在敲门，向内寻找绝望和暴虐者的坟冢 / 307
- 第十四章 吃掉情人猫，在肉体 and 现世里唱着悲歌 / 333
- 后 记 / 360

第一章 飞扬的血吹入傲然的玫瑰

往日的爱已经消逝，明日的爱可否会更甜蜜？今晚的一切悲愁
哀叹无不听命于你的意志。

——艾伦·金斯伯格《绿色瓦伦丁布鲁斯》

1

“叹息中流露出的点点滴滴，/ 不是忧伤，因为在悲痛降临之前 / 我已按捺住一切；灵魂在生长，/ 遗忘又喊闹；/ 流出的点点滴滴，尝起来味道真好，/ 一切都不会令人失望；/ 必然的东西必然受到颂扬，/ 假如爱非真切即为非爱，/ 永久战败之后一切成真。”

当我突兀着石子似的眼球向狄兰·托马斯的诗集一点点俯下身来的时候，我注意到心灵那间牢房里正飘荡着浓厚的、喧嚣的巨大叹息。我身上的无数根黑色的小细毛睡着了。整个情绪都在梦里有节奏地飘摇。栅栏、墙壁、电脑、手链、窗户、椅背、花坛、火机、锁栓、地毯、书案、雕饰、红烛、收音机、致命的夜，在我手边的纸张间把所有的洞口堵住。

鸟儿在月色中安然入眠。我听不见它的歌唱了。

松树、白杨、枫树在睡。狐狸、野狼、棕熊爬上了我的床铺。

生者和死者都躺在柜子或棺材的盒子里。镜子后面是画像、地板、茶杯、时钟、眼睛、红唇、被褥、香水、阴影、十字架和玻璃器皿，所有的恶习、罪过、愁郁、痛苦、纯净、忧伤、可怜，形成一个整体，在我诗句的音节中相互拥抱，相互遗忘。上帝、圣徒、恶魔在雪中飘浮。是你吗，红？迎面飞来的是黑暗中一条寂静的长街。雨水和火光骑着一匹瘦马在远处的密林中迷了路。我见过大海、边疆、欲望、地狱和高塔上的天堂，但是，你听，红——当我缝补好肉体 and 墓碑之间的罅隙，为何你安详的目光追随着一根针向沉睡的宫殿飘飞？末日的审判似乎不再可怕。热血和惨白的话语犹如冷酷、美艳的女人正在将我沉重目光的缎布一片片撕碎。我是个绝望的人，穿着亲吻的衣裳在颤抖。斑斓的蝴蝶在你腹下的深渊里睡着了。两只硕大而洁白的蜗牛卧伏在你的胸脯上。一切都染上了你的颜色和体味。一切都被你占领。俯视黄昏，我把一张悲伤的网，撒向你海洋般的双眼。睡了。都睡着了。悬在空中的雕塑、少女和门廊被地平线精美的壁纸，远远隔在离田



野很远的地方。流星无声地划耀着白炽的激光，爱情的丧钟为我敲响，但爱是不死的！红，你听，“快上这轻快的小艇，去到那理想的天庭——恋爱，欢欣，自由——辞别了人间，永远！”红，你看，一个裸体的小天使从一朵有冷壁、毒蛇，有蜿蜒的小道和妖魔的乌云上飞翔到另一朵有春草、鲜花，有美丽的走兽与飞鸟的祥云小岛上，优美、甜声而浪漫地抒情着一幕幕《我爱》的诗剧——亲爱的红啊，我爱，我爱，我向你走去！

我爱你，红！我爱你的头你的头发你的耳朵你的耳廓你的耳膜你的耳垂我爱你啊红！

我爱你，红！我爱你的眼睛眼球眉毛睫毛眼角眼袋我爱你啊红！

我爱你，红！我爱你的嘴唇舌头牙齿鼻子鼻孔鼻梁我爱你啊红！

我爱你，红！我爱你的面颊额头鬓角下巴脖子喉咙颈项颈椎我爱你的肉体啊红！

我爱你，红！我爱你的肩膀肩胛胸脯后背乳房我爱你啊红！

我爱你，红！我爱你的上臂腋窝下臂手腕手背手掌心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指甲我爱你啊，红！

我爱你，红！我爱你的腰曲线小腹肚脐脊椎尾椎坐骨神经屁股胸骨肋骨我爱你啊红！

我爱你，红！我爱你的大腿膝盖小腿脚趾头脚指甲脚心脚背脚后跟脚关节以及一切肌肉纤维毛孔和关节我爱你啊红！

我爱你，红！我爱你的涌泉穴太冲穴三阴交穴阴陵泉穴足三里穴内庭穴悬钟穴气冲穴关元穴气海穴脐中穴不容穴中脘穴膻中穴大突穴太渊穴曲泽穴人迎穴廉泉穴地仓穴人中穴四白穴阳白穴百会穴肩中俞穴肩井穴肺俞穴肝俞穴命门穴阳关穴环跳穴股门穴委中穴飞扬穴昆仑穴太溪穴甲脉穴内庭穴足宾穴我爱你体内体外的大穴小穴和宝藏丰富无比神妙的肉体啊红！

我爱你，红！我爱你的味觉嗅觉触觉知觉心肝肺脾肾胃大肠小肠说话声音情感母爱和灵魂我爱你如磁如电的肉体和全部的美丽啊红！

我爱你，红！我爱你的大衣中长衣短衣白上衣黑裙子黑上衣白裤子紫上衣花裙子红上衣花裤子蓝上衣胭脂红裙子黑灰牛仔装各式各样的内衣内裤腰带长筒丝袜尼龙袜棉袜旅游鞋皮鞋布鞋棉拖鞋塑料拖鞋纽扣化妆品小圆镜皮圈发夹和一应装饰穿戴我爱你非凡美丽和千变魔女的风情啊红！

我爱你，红！我无限爱慕你！我爱你，红！我无限忠于你的爱情和灵魂！

我爱你，红！我爱你害怕诗人的爱情！我爱你如痴如醉的爱情！我爱你给我甜蜜和温柔之吻的爱情！我爱你用颤抖的双手抚摸我的爱情！我爱你像海水落下去又升起来给我低潮高潮狂潮带给我无限快乐和欢唱的爱情！我爱你来自亲吻来自拥抱的爱情！我爱你的爱情之夜、烟雾之晨、赤日炎炎、暮色苍茫和月落长河让我激情翻滚喷吐长虹的爱情！

天快亮了。你说话呀，红！让上帝怪诞地瞧着一对情侣在冰冷的长街上像绳子一样缠来绕去地散步可不是个好主意。我会发疯。跟在你身后，一盏盏路灯灭了又亮了。灭了，我就看见你了，红。亮着，我的步态开始虚妄，像魔怔在寒风中漂泊的蓝瓷。红，你说你带我去的那个地方还有多远？你的白裙飘举。你的长发纷扬。红，你的名字在我的眼睛里发出胎儿的新光。带我走。别抛下我。轻嗔你红唇上的雪粒给我哪怕只有一个字的爱情我就终身做你的奴。红啊，告诉我夜的深处是什么？红啊，你送我的那间小屋是爱情的开始还是结束？那样一个小小的王国，为什么充满了疲惫，像药品的味道？我一直盯着你，甚至连一个打盹都没有，仿佛一本黑色的软皮书，被你置放在咖啡色的窗户前。我们戴着草帽。大风的手伸进我们堡垒间的空隙。我弯下腰来吻你。峡谷深处是匆匆旅行的城市。

说话呀，红！即使那是一个深渊，我早已献身。只要你抛来一根绳子，让我爬进你颜色明暗不一的蓝格子里，我会俯首听命于一场危险命运的安排。

说话呀，红！险崖有什么好怕的，我心意已决。我的身上挂满藤蔓、枯草和泥土。你感到惊讶，却将我目光里所有的漂亮字母用一包烟尘封闭起来。我赞赏你的美丽。你将白色的睡衣脱下来，向我移动脚步。也许你需要我。也许我随时会涌现出一种浪漫——扑倒或是跳跃，我只听从你的指挥。可是，一定会有些什么将被禁止？在浓浓的相思中，我注定要将贫乏生活的色彩体验。一段蓝色的旋律摩擦着我的舌头。多少次回头，红啊，我与你的舞步忧郁地逃走。我们的指尖在相触中感到虚无。暗影深藏，我没有勇气靠近你。在这一过程中，其实我正被你优雅体现出来的姿态带入爱与性的迷失、旋转和软弱。

红，给我吧！那时我只需要听见你的声音。一块手帕就足够缚紧我的腰身，穿过大风和今夜以前所有的歧路、厄运。红，望我一眼吧！我的唇在颤抖。我怀里的花儿开了又谢。我的泪正在化尽血脉里仅存的温暖。红，要么你都拿去，要么你再狠心些，给我更多的雪覆盖它，淹没它，让它永远绝望成冰。多么好啊，我盼来今夜。你把我带走。去哪座仙山，上哪个海岛，甚至我不苛求有你相伴，我甘心追随你的意愿历经幸福和劫难，然后我就看到那棵树了，红。然后，我看见春风从枯枝的断口吹入，第一层嫩绿的胚芽就长出来了。在这样的时刻，我和你在一起，红。你站在树下。我仰头看见那些幼叶了。在剧烈的骚动中，仿佛风景与爱情的亲吻与混合，一架风琴瓦解我们的存在方式，亢声演奏。

红，你停下来。红，你抚摸我额头上的皱纹。红，你的吻像漫游天空的大鸟。我站在树下望着你。我们轻柔地拥抱。美是虚幻，是短暂。你穿着一双红靴子，在一只水果的内核中爆动绿色的风暴。我震惊，却无法逃出那只魔箱。我难过，我渴望抒情。我的身体需要你。你走了，我孤单。那种遥远让我听见地平线上传来的星光的窥唱。红，你别轻轻地笑。我会死的。爱情的秒针戛然停顿。你上衣的第二颗红色纽扣上刻下了谁的诺言？我会死的，红！

卸下颅骨。卸下机器上的刀具。我的后背上长出一只手。红，波形的马车辚辚而行，我是你今夜的旅行者。这座城市越来越简约。歌舞的伴奏者全是美女的掘墓人。红，你别出来，让我将发声的骨头练成一队悍勇的士兵为你冲锋陷阵直至牺牲。红，你温柔啊。红，你的眼里充满血色。我在紫色的夕晖中奔向你。我渴求在高原深处找到你心灵的教堂。一个男人的睡眠不是容器，今天夜里，亲爱的红啊，我在一座鸟翅下面浮现出来的村庄里看到你正乘坐一只乳白色的笼子去天上，那里有阳光与空气幽会的乐园。红，我被你奇异的手摸到了。红，我亲眼目睹了一股悲哀的力量如何被狂热的速度拍击，而野心最终通通变成猎物。鸟笼和鸟儿开始燃烧。我像一只蜘蛛由模糊变得清晰。红，多少天，我一直将手放在门上。我谋求你的爱。你抵抗着我秘密的旅行。两只玻璃杯。一瓶红色的葡萄酒。最新鲜的鱼群养不活一柄古老的宝剑。红，你的快乐里蕴含着记忆。为着阳光和月亮之间的那条峡谷，我的心跳正以一种接吻的嘴型迎接你浪漫的醉意隆重地来临。

爱我呀，红！你蓬乱的脚步下面埋葬了无数彩色情书。爱我呀，红！死亡是一次真正快乐的壮举。我们的性情和目的趋于一致。在我同意将自己出卖给你的那一刹那，风与雪完成了最后一次交媾，将我推到你戴着钻戒的手掌下。世界呼应了我的幻觉。跟你走，红，我在悸痛和迷蒙中向你进发。我看着你的嘴唇。你发出的一切爱的声音。激情占据你的唇。久别重逢的幸福和悲怆拒绝我而又让我倾听。红啊，你的舌像戏剧一样给我幻想的舞台。红啊，我不需要语言，想象、缄默、诱惑和谜一样的确定才是我的湿度和透明，才是我的歌唱。红，你把杯子收起来，你打开箱子，给我一只在某个地方栖居了很久已经很旧的钟。

红，鞭声昂扬。红，你听见谁呜咽的哭喊正在驱逐黎明？空中的雪花来不及进入我的身体就已抽搐成一团绵软无骨的雾。我爱你，红！别让我一个人活着，红啊！这个情景你看见了吗？我舍不得你的抛弃。我无法预料到明天早晨还会不会再有一种囚禁大于现在的梦。一阵细雨溅湿我的头发。红，我与你的红靴子、秒表和鸟笼在一起。我对它们的爱超过了对别的任何事物的期待。红，你给我一个电梯的按钮，用游戏和虚空的力量将我引入上升之中。

我义无反顾地随你私奔。赤裸锋利的谋杀不能阻止我忠于你，爱你，做你今世的情人。迂回，曲折，就算粉身碎骨，我不怕，今夜我将全世界的冬天精心制作成一副豪赌的牌具。红，你是那个貌美、恶毒、魔幻附体的赌王。仅仅为了爱你，我舍下万千欲望中的全部。仅仅为了爱你，我赶走满空星斗换回无限光年中的一滴血液照耀通向你的征程。我爱你，红！说话呀，红！红，现在我渴望你最初的柔音丝丝缕缕地牵挂我。红，我毫不厌倦做你手中的木偶。

2

猛烈地来吧，诗篇！

时间像一个肥胖的主妇吃力地搬动笨重的旧书箱。我笑不出来，也不哭。夜，是一切善良的终结，还是所有邪恶的集中营？我的鼻子藏起来。黎明的长街将我出城的马车摔得嘹亮而好看。

太多的日子和流浪，你仍在折磨我，红。置身荒野，我无法去追踪你的影子。我脚下的路是一条蛇，弯曲地诱导着我，冷却着我，苦累着我，直至让我失去所有的勇气。使我微弱得搬不动那些爱情记忆。

太多的煎熬和创痛，还有谁像我一样痴情地爱你，红？如果此际一只蝙蝠飞来，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承认那黑色的精灵对我施加了暴力和柔韧的风，但我必须重视它的存在。我让它夜衣人似的飞来飞去。我让它否认我向你一路行去的脚步。我让它仍然孤傲十足地流窜在我的心渊。暮色的余热散尽了，我才逃走。除了这样狼狈地离开，我别无选择。

春天离我遥远。那些当当作响令我夜夜惊魂的风铃是你插我胸鼓的小拳头吗，红？

我的车轮与南来北往的轨道交织在一起。走啊，远远地走。红，现在我在哪里你不会知道。一所哲学和谎言的囚室，无数道草绿色的屏障，哨卡，枪械，威严，还有许许多多年轻和不年轻的男人，我们在一起。我怎么会离开你呢？一定是错了。那间小屋不见了。那支漂亮的风尾笔不见了。雪花飞，北风吹。我冷哩，红。一本印着无数绿格子的稿笺早已盛不下我写给你的爱情献辞。我顽强地清除脚面上的泥泞去千里万里的地方寻你。路上是否有行人隐匿着偷窥我。我擅长在大雾弥漫的子夜突然发现你。那是一片银色的树林。那里月光皎皎如霜。你在一泓幽静的湖水里沐浴梳洗。那水是暖的。你的皮肤艳如桃花。湖那边是一座如我一般呆傻的小山头。我喊你。发不出声音。我害怕自己会被一颗两颗流星砸破头颅。每个大梦醒来的早晨我都会在身上觅到你特殊的味道。红，然后我知道这个世界给我的实在是太多，因为它让我比每一个活着的人更敏锐地嗅到生命和爱情的味道。

猛烈地来吧，玫瑰！我叫你亲爱的红！就这样，从此我彻夜不眠地幻游于大牢上空的星朵。

猛烈地来吧，红！我带上铁制的工具撬开细胞里的锁。也许这算得神经失常，但一定比另一种殉情更有意义。我为你背诵《圣经》和大悲咒。我怀着仁慈之爱收养这个世界上所有属于黑暗的孩子。那时，你是否已经确定一具危险的诗人尸体已经开始腐烂？

别害怕，红！我不会向你讨要从前的蜜饯和陈皮。我要那颗小巧而倔强的

子弹。别流泪，红！我持续惊叫，发出诅咒。你在黑暗中下达的命令像一架笔直的梯子，让我的腮、眉骨和手指莫名地痉挛。

红，从你决定离开我的那一刻起，我就学会了爱也学会了恨。这两种犹如草根似的感受掠走了我的愤怒和惊恐。我对你越来越亲密，越来越难忘。红，任性的红，绝情的红，纯洁的红，浪荡的红，穿晚礼服的红，忧郁如蓝色水波的红，激情烧到一千摄氏度决不退烧的红，像天堂里的圣母也像风尘中舞女的红，疯狂地将我吞噬又妊娠一样呕吐的红。红啊，你的影子飘拂，像圣灵宣谕的福音书。我陶醉。我遐思。我天真烂漫。我喜极而泣。一身象征和平又渴望战争的军衣上遍布你的笑靥，照得见你少女的香甜和花朵般的艳容。红，我想你。红，此刻我看见长街上有了第一个清扫风雪的老妪。她低着头。她不看我。风鼓荡着她的黑皮袍。雪地被她粗糙囫圇的手臂划出一个个象形文字然后抛向空中，散向很远的茅草地。红，我仍然在走。我超过了她。红，我一直跟着你。红，你别怪我缠着你不放。红，我也是随时可以转身离去的，只要你听完我内心里的话，并且把那些梦亲手交给你。灵魂干净了，身体就会干净，那时我会就地卧下，卧下，爬起来时会是另外的人：一个写诗的人，一个唱着情歌哭走的人，一个音乐中迷狂的天才和执著的盲者。

红啊，你听，那些空心子弹联结起来的乐谱多么美妙！红啊，你听，一支婉约而凄迷的曲子正在讲述你我在黄土高原上的那些日日夜夜啊！

3

夜，冷漠而令人心悸。我开始平静地卷起脚底下的长街。孤坟，野冢，地狱从未与我如此贴近。我游入冥思的探望穿过一道道铁门来到你的大风口。红，你记得是谁用一个怎样简单而情意深长的句子将我们置于浪漫故事的两端？你美丽的香唇上那片倏忽而逝的绿叶被谁嗅到了？你应该告诉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比虚空的情火更惹人着迷，比更深的怀念还要令人牵肠挂肚。从此我等你，想你，遇见你，每夜运载着变幻而丰沛的时间去梦巅的瑶池赴你的约会。

红啊，你像云一样覆盖我。你朝我轻轻地微笑意味着五月的玫瑰会如期开放。为着那一天，我凝缩了天地间所有的色彩，逆着季节向你爬行，向你攀登，向你飞越，像冬眠的蛇溺于生死、高过生死、又跨过生死的屏障，那漫长的过程惊险而充满神奇。这些年我就是在这样的警觉、斗争、困惑、奋崛、舍弃、搏杀中一日日地挨过来的。也许我早就知道悲伤的结局已经注定了，不能更改，但我还要做，还在做，无怨无悔地走向那如虹影般奢华的覆灭。

红啊，我多么愿意看见你比我见过的所有美丽还要美丽，我愿意见到你比我见过的蜜蜂沉湎于牡丹花蕊时的快乐还要快乐，我愿意看到全世界妙龄女子

的好处你都拥有，我愿意将多年来在诗歌中辛勤采撷的露珠般的钻石制成一条昂贵的项链送给你佑你一生幸福。红，这些，都是我愿意的，你收下吧，千万别觉得过意不去。如果你要，我的灵魂、身体里的任何东西你可以随时拿去。那是你的，你的！红，你感动了。我不要。我不要你在我这里落下分毫的可怜和施舍。无论你在做什么，都不要为我停歇。即使浪费一秒钟，我也会感到有罪。那时我就在你身旁，你要当做从不认识我这个男人一样。红，这是我的所愿，我的幸福，我的追求。你不要感动，就像你是如此美丽应该获得神的赞美和全世界所有的奇迹一样。

你走了，走得很快。红，你看不见我的。跟在你身后的那个我不过是一个形如空气的幽灵。你看不见。我的身体在地狱，你看不见。我的想象缓慢地揉捏着那些断肠的情诗，你看不见。红，你走了，走得不留一丝暗记。可是我仍能时时看见你。我看见你像小河一样向我的眼睛里面流。我看见你像阳光下的冰被我烘热的爱情全部吮干。我让你走，但是我随时随处都能看见你，爱着你，感受你。

你奇怪吗，红？

4

耐心在下降。下降！多年来，我一直按照自己残酷的方式生活。事实上，我不能算是个聪明的人。我对他乡的城市怀有恶意。我敏感浮躁的心灵对这个城市的红鞋、白裙、黄手帕怀有嫉妒和隔阂。每当这时，我希望静悄悄地访问你。你是我脉搏的宫殿里高贵迷人的维纳斯。你居住的那间音乐小屋藏有我黑夜的火焰和隐私的缝隙。因为你，我变得愚蠢。因为你，我很难再爱上别的什么女人。爱情，常常让我预感一种虚弱的声音。那嘤嘤嗡嗡如蚊蝇歌唱的声音一旦发出，我待在堡垒里的欲望就开始分裂。红，我的牙上粘满鼯鼠的奶粉。红，我要将白昼所有的时间艰难地打发掉。孤独，孤独了我就去和别的随便什么女人说话，游戏。孤独，孤独了我就用意淫的眼睛逼你宣判我灵魂的死期。红，除了你，我只爱过你。在牢狱似的沙堡里，我可耻地想起这些。夜来了。夜孤独。红，我与夜相依为命。夜里有无数的开花的女人。夜里有娇喘吁吁的东南季风。夜里流莺挑逗我禁欲的情感。夜，谁会像你一样任凭自由的风从我的身体里像泉水一样淌过啊，红？

夜是白昼的翅膀。那是你的魅影，红。你重复出现。你以一千张变幻的美脸构成我的夜，我的生活，我的日子，我的年轻岁月。红，你向我询问那只好看而有意思的青蛙。红，你向我打探当年你坐过的那把藤椅的下落。红，你说看我读书的样子像过去的苦秀才。红，你送我的那条浅黄色围巾一到冬天我就

套在脖子上。红，说起那只做了多少小猫的母亲后来无故失踪的大花猫我就难过觉得对不起你，它走时连一点示意都没有，或许它要去死，不想让主人伤心。或许吧。红，我不敢寻它。我总在盼望它会回来，突然地，静静地，出现，哪种情况都行。可是它没有。红，说起它我就想起你。都这些年了，我们像两只熟透的红苹果躲在爱情的树杈上，那个角落是任何敏锐的人眼都寻觅不见的。红，我说的任何人眼，包括我的妻子雷蒙（她真的可爱极了。只是嫁错了郎。即使给她最精密的仪器，她决不会用来窥测我的隐私）。我们就那样偷偷地挂在那儿。我们碰在一起。白天，天空喂我们阳光。我们活下去。夜晚，你的翅运来星光喂我新嫩的草。我们活下来。我们秘密而善良地活着。一匹匹马车经过我们，我们不掉下。一首首情歌煽动我们，我们不凋落。一只只鸟儿啄我们的骨、血和肉，我们幸福地忍受。甚至一对对情侣就在我们的身下接吻、做爱，我们只是挨在一起，看着，脸红，心跳，产生欲望，但决不落地。红，这是怎样的情境、神境、幻境、秘境。相聚，相爱，相守，密友一样私语，红，你说我们是傻，还是真的被上帝的善念制服，不敢相互噬咬。最终，我们却分手了。你先去，一阵风你就飘去了。你的翼擦过我的背。我醒了一下。你先去，一阵风你就去了我根本不知道的地方。我痛不欲生。世界像一个巨大的火球耀盲我的眼、心和希望，也烧毁了那些庄园和庭院。我在那场熊熊的烈焰中灰烬一样留下来，只是为了再变成你的一只果子，报答你的爱。

红，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梦中的街道被黑暗封锁。

没有任何征兆袭来。现在我就一个人。

心域空旷。我一个人为你旧琴重弹。

多少年的沧桑人世在胸中聚拢像黄昏的西天打散不开的浓云（那种火烧的云，那种充满刚烈和蛮横的云，那种就要隆隆沉堕融入白昼死亡的云）掀过来，覆过去，将我撕扯，让我弯曲，把我分拆成一万条雨线向你倾诉。红，我有些冷了，给我你温和的语气吧。红，我在四野八荒里寻你，张开你带电的翅膀飞来与我相会一次吧。红，我只求你在我可怜的心上滴上一点春露。这就够了，够了。红，天明了，快乐逝去。远处村落里雄鸡的报晓接近尾声。阴霾向我靠近。红，我就一个人。所有思念你、想象你、描绘你，以及旅行的路线图和跋山涉水的工具我都藏匿得隐蔽而巧妙。没有破绽可寻。最伟大的窃匪都不能从我心里挖出你和那些岁月。你放心地离去吧，红。

5

红，神圣的一瞬终于来了。暗影憧憧的晨光里，我看见你天使般的眼睛钻石一样闪烁，诱惑，悸动，诡谲，柔和，秀水般波动。你明明是在笑，可是那

泪又是怎么回事？一记灵光打在我的脑海里，又留下一抹鞭子抽打的痛痕。我知道那真是你，红。我知道自己舍命追寻的故事正在变成具体的情节。而你，繁殖了无数个充满活力的细胞潜入我的血液，抵杀一切可能早夭、猝死、扩散、葬送我性命的癌。癌吗？你看这个字的手力有多大，它折磨我，它在我的骨头里冲撞，它时常让我像个抽搐的神那样保持激情和悲剧。红，你这个好女人，就这样适时地出现了。出现了，又迅速离开。起码，新的一天我是必得活下去的。

推开窗子。东天的最后一颗星辰谢幕了。无数缥缈而汹涌的旋律进入我的肺室。红，你走了。空间放大。我的身上完好地保存了你无限的色感、味觉和听力。没有人打扰我。只有呼呼的空气压来，沉重压来。红，给我一个漂亮的回眸吧，像去攫取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情真理，我站立的步子开始颤起来。雾气在我的眼帘上洇漫，缓慢地渗入眼睛，逼出两行清泪。屋舍里苍凉的吸顶灯顿时变得活泼浪漫。

6

矛盾，几乎是每个人的难题——这个天真、倔强、镌刻暴力的词汇来到人间绝不仅仅为了制造战争。它是善的，是恶的，是高尚的，是无耻的。它是政治家簧动的嘴，也是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的兵器库。它是艳情的，也是纯洁的。它任性，也禁锢。直到一场爱情真正来临，我义无反顾地挑出这个词，求它捆绑我，解救我。它猫着腰，像个出色的间谍，一点都不紧张。没有人看见，它来到我的床头。就在遇见你的那个晚上，它来了，有些和蔼，有些狡黠，有些愠色，有些兴奋。我看不清它的脸。但我看见你临别时的眼角挂起的宛若朝霞的期冀。我听不见它的话音，但我看见自己变奏的心跳兔子般跃进在繁密的草丛。是爱，还是别的？爱这个字，像打伞的顽童故作成人的表情戏弄我，磨砺我，考验我。爱，十八岁时我就懂得将灵魂化入一种虚无而高尚的境地！不爱？那不可能！不爱又何来的决心与星光一起彻夜无眠？！或者是别的吧。不，不是别的！“矛盾”哲人一样向我提问。我答不出，也不想让自己过分难堪或者伤感。这个家伙多么讨厌，又让我喜欢。与幸福交织的难以取舍和不可抉择，构成了我的每一个不该发生的错误。记住啊，红，从此，“矛盾”成为被我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贯彻我生命的全部叙述。

仅仅（偶尔）经过了那一晚，我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我说过，我开始被“矛盾”的鲜花和针刺打动。左边是欢乐，右边是痛苦。我兴奋不安。我竭力说话。只有黑暗不嫌弃我，给我一个异乡的家。军营外面，是莽莽苍苍的黄土高原。我一个人的家四壁寒风，沙尘不息。夕阳下的牛羊、树木和情歌慰藉我。军号里威武的力与美掺杂着某种荒凉潜入我刚刚萌生的新芽。又一个

与爱相关的“矛盾”让我冷，让我热。如此单薄而孤独的我卧下来，幻想驰骋夜空中最广泛、最模糊的意识。那时，红，只有你是最真实可以触摸到的温暖。甚至我信手拿起牙具、脸盆或者别的譬如枪械什么的手心都会出汗。把冬天抱在怀里当做火炉的人要不是一个高级怪物就是全世界顶可怜的人。红，既然忧伤的命已经在我身上种下了情根，就让我坦然地出生、成长在那个季节里。哪怕是凝住霜冻的茼蒿草或者某个僵黑的果子呢！第一颗黑色的钮按下了，一个人的意义因为存在、发展和创造走向了他必须要去的方向和地域。夜深了，一根洁白的烟杆叼在我的嘴边。也许是在等待燃烧、自虐、直到灰烬落下的黎明到来吧。红，现在我要和你谈谈诗人这个词。

诗人，把手狠狠砸在床上不感觉疼痛却在沉思的人。坐下来看书突然就烦躁起来，抓起笔来胡乱划写些长句短句分行分节的人，这是诗人。诗人，那个走在人群中感到孤独就做出些异常举动发出些奇怪声响的人。邂逅美女和风景突然不顾一切忘乎所以冲动难抑急切表达内心爱慕欢悦的人，这是诗人。诗人的表情像神父慈悲像哲人严肃像情人温柔像痞子戏谑像处女羞怯像孩子调皮。诗人的心灵像魔方转动莫测难料。诗人躲在童年的石桥下过夜。诗人喜欢看残阳胜血。诗人编造最不可能发生的谋杀案和艳情故事。诗人的眼睛里有一种尖锐只有在情海里受过重挫的少妇才能真正消泯它，抚慰它。诗人的游戏里撒满暴力、绿叶和性的弹壳。诗人的脑子冬天长春草，夏天飘落叶，春天结葡萄，秋天梅花开。诗人的手指弹得动世间任何一根伟大的神经。诗人真诚得像个弱智儿童。诗人伪装起来的笑和罪恶可以埋葬一千条真理。诗人说最美丽的话。诗人唱最忧情沙哑的歌。诗人的女人大多幽雅、恬静、淳良。诗人优秀、特异的部位是他的舌，可以将事物最隐秘的部位揭发至原始状况，像舔食活着的鱼体只留下一副完整的骨刺标本。真正的诗人是一千个诗人里最沉默的那位。诗人，甘于承受无数染色目光的非难、诋毁、颂扬。诗人崇尚天堂圣母和人间艳妓。诗人的爱情希望如火绝望如冰。诗人的神经质像出蛹的蝴蝶，轻轻翔动人类的妙灵。诗人啊，还记得吗红？连你也说过，但丁、艾略特是诗人，普希金、海涅是诗人，桑德堡、沃伦是诗人，乔伊斯、卡瓦菲斯是诗人，叶芝、食指是诗人、北岛、茨维塔耶娃是诗人，切·米沃什、里尔克是诗人，陆游、徐志摩是诗人，李白、毛泽东是诗人，裴多菲、爱伦·坡是诗人，海子、戈麦是诗人，曼德尔斯塔姆、惠特曼是诗人，海狼、金斯伯格是诗人……你知道我喜欢他们，可是你说你通过喜欢他们而爱着我。红，为此我要感谢你。少女的红啊，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你丰满鲜艳的红唇在吐出这些大师名字的时候为何渐渐失血：诗人，让你感到害怕！就像孩童喜爱猛虎身躯上的花纹却只敢于远远地偷窥。你觉得你是空的。你觉得你流泪是因为恐惧诗人这个奇妙的灵魂至尊。可是，你想不到那晚之前我还不是诗人，我仅仅喜欢“诗人”这个词，我在准备最充分的诗人诞辰。可惜，我的年轻和忘情忽略了那个巧妙的时刻。后来我自命诗人，别

人称我诗人，这是多么不幸啊——我有非凡的特质和异禀，我有不竭的情感矿藏，我有对文字、想象的天赋、忠诚与崇拜，我有复杂的聪明才智和简单的生活历程……这些优秀足以令我兴奋、骄傲和受用匪浅，这些构成诗人要素的必要条件我一样也不缺。做一个好诗人是我的理想，这都没有错。但我并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在纯粹、隐忍、宽厚、理性方面，我存有太多的缺点和太大的缺陷。“先做人，再做诗”，这个中国式的诗人标准，与我相距甚远。做人的失败，注定了我诗性最终的不健康和难以圆满。我的心灵总是善良却脆弱，我的欲望总是丰满却贫血，我的语言总是美好却虚化，我的意志总是坚守却摇摆，我的爱情总是梦幻却游离，我的情绪总是复杂却矛盾，诗人之名总是让我仰慕却忧惧，诗人之德总是让我虔诚却背离，这是我的悲哀，也是我的深痛，我为自己侥幸算得是个“诗人”却一万次在暗地里寻思时愧悔汗颜，我沦为诗坛江湖上的流寇，占山占寨，打家劫舍，最终失去了宝贵的爱情、诗心和自由，这是我的命运应得的结局，也是我的人生必经的磨难和苦觅，我毅然走上青春的祭坛，背上十字架，四肢缚于情爱的时空，任由日光风雨的洗蚀，任由天鹰虫蚋的噬食，任由烈火冰水的淋透，也任由忏悔甚至死亡打造我新生的面具、诗心和脱胎换骨，从此一个精神囚徒诞生了，我这个玩火弄色的家伙受到了必要的惩戒，一路行乞着走来啊，泪没有了，痛没有了，欢没有了，歌没有了，只有往日情怀里仅存的点滴的高贵，在神灵的净水瓶里经过静默和禅洗，才得以复活成一棵春草，长在生命的旷漠里，为我的爱情招魂。红啊，亲爱的恋人，我懊悔不已，也已省悟，对你和对爱情的负罪，我只能用我的每一个文字诚实地诉说。

7

第七日是神的休息日。而我思想的暗流却在奔波不歇。今天早晨看起来多么晴朗啊。远方有雾。旅人出没于鸟的森林和鹰的栈道。没有你的消息传来。红，我忧心如焚。太阳迟迟出场。你的红上衣让我感到有一种血腥的味道窒息我对其他女人的爱慕。血腥，又一个重要的词语将我领入莫名的兴奋和躁动之中。借着心里那种快乐、呕吐的感觉如火苗般搜遍全身，现在我得清楚地交代我的来龙去脉和当下的处境——

一张复印于我先辈的面孔懵懂而厚实，像陶罐的子孙越过岁月留下沧桑却永远改变不了那种被风翻卷被火烧烤的痕迹。我老家那地方邪怪，按下宋、元、明、清、民国诸朝历代不表，光我出生的1960年代那十年里的水灾、旱灾、蝗灾、风灾、寒潮就多了去了，不信请看《白银镇志》第113页记载：水灾——1960年7月2日下午7时起至7月22日，先后降雨639.5毫米，加之5、6月份的304.3毫米，共降雨943.8毫米，水位高达4.76米，成灾；1963年9月5

日至8日，连续降雨62小时，降雨量242.9毫米，成灾；1965年4月11日至5月11日，共降雨223.1毫米，成灾。旱灾、蝗灾——1966年夏初，大旱，飞蝗蔽日；1967年，大旱，连续28天未雨，蝗蝻成灾。风灾——1968年7月14日，飓风拔木毁屋，是日大雨如注；1965年5月12日，龙卷风过境，毁屋三百余间，毁庄稼千亩。寒潮——1969年11月16日，寒潮侵袭，冰冻三尺，大麦地、小麦地、蔬菜地损失惨重。如此可怕的自然灾害威慑着我的父老乡亲，也将一种暴戾和流浪的本性像种子埋入土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据说我是在逃荒的路上出生的，那种血腥、恐怖、饥饿、号哭使我的人世独具慧性、刁滑、不屈和苍茫的意味。这张脸后来放弃粳米糯米荞麦改吃面粉玉米土豆也未见有多少肉态。亲和、羞怯的天赋遗传于家族的母祖。得意、张扬、丰富的情感缺乏隐忍，更未曾得到谦和、容纳、克制、勇气的练达。我的个子不高，吸收不好，鼻挺，嘴阔，眼睛小而乌亮，发密，肤糙，筋骨粗武有力，走路快速，精力丰沛，梦做得多，行大于言。这样一副模样，放在雕像群中，立刻会成为某种不解之谜——我拼命向高空抓挠梦幻抑或命运，又像是在呼救中追寻孽障和死亡。

一条含有战乱、贫困、匪气的血管里绝不缺乏激情和多盐的黑土。我老家海丰县白银镇水多、食米、人寿，生物资源尤其丰富，扳着指头我就能数出上百种——家畜类：牛、羊、猪、猫、狗、水貂等。野生动物类：黄鼠狼、獾、水獭、鼠、刺猬、蝙蝠、野兔等。禽类：麻雀、乌鸦、喜鹊、布谷、翠鸟、黄鹂、柴雀、八哥、白头翁、燕子、鹁鸪、三喜、腊嘴、麻夹夹、咯端、白鹭、潮鸟、老鹰、啄木鸟、猫头鹰、桃花鸟等。水产类：鲫鱼、鲤鱼、鳊鱼、白鱼、鳊鱼、黄鳝、鲢鱼、青鱼、草鱼、乌鱼、甲鱼、黄冈、龙子鱼、泥鳅、鲈鱼、鲫鱼、鳊片儿、河虾、河蟹、河蚌、蚬、螺等。虫类：蚕、蜜蜂、蝶、飞蛾、蜻蜓、地鳖虫、蝉、蚯蚓、蜈蚣、蟋蟀、螳螂、蜗牛、壁虎、蛇、金龟子、蟾蜍、蝼蛄、蚱蜢、婆婆香、蚁、萤、蜘蛛、纺织娘、金铃子。树木类：桑、柏、柞、榆、槐、泡桐、油桐、法桐、杨、柳、皂荚、乌柏、冬青、棕榈、椿、楮、杉、松、香樟、铁树、银杏、桃、李、杏、柿、石榴、金橘、核桃、枣、枇杷、苹果、无花果、梨等。花草类：杜鹃、海棠、牡丹、荷花、桂花、菊花、月季、兰花、梅花、红珊瑚、茉莉、仙人掌、昙花、水仙、晚香玉、芙蓉、蔷薇、玫瑰、凤仙、鸡冠花、雁来红、虞美人、紫薇、长春花、迎春花、拜烛花、含羞草、如意草、紫荆、玉兰花、海棠花、茶花、蒲草、凤尾竹、金丝竹等。野草类：马鞭梢、车前子、金银花、蒲公英、黄菊花、青蒿、菖蒲、艾、土瓜、节节草、狗尾草、芦苇等。水生植物类：菱、水花生、水浮莲、水葫芦、绿萍、水草等。蔬菜瓜果、油料及其他类：菠菜、茼蒿、茺荽、蒲芹、苋菜、莴苣、青菜、芝麻、葵花、花生、蓖麻、萝卜、大头菜、芋头、山药、马铃薯、生姜、辣椒、扁豆、绿豆、豌豆、黄瓜、菜瓜、梢瓜、十轮瓜、葱、韭菜、蒜、慈姑、茭白、水芹、荷藕、蘑菇、荸荠等。我自小就伴着这众多的有喜有爱可憎可厌似是而非睁眼

闭眼随处可见的东西和由它们生发的骚、闷、乱、疯、湿、热的奇异景象长大，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到处都是古老的、火爆爆的强权、蛮力和脏美；这些喂养和危害乡民的物种创造着我出生之地民风的鲁莽、剽悍和阴暗。各姓一规。各族一矩。人丁旺盛。上个世纪及其以远，几乎所有的烽烟曾经遍布乡野和天空。死一个，生两个，都向那块巴掌大的土地要吃要喝。因此逢到战乱、运动和灾荒年，饥饿难免，艰苦注定。生计逼迫，让人心如泡在水里烤在火里长成发疯乱叫的花花草草，到处泛滥着性交、腐烂、邪恶的气味。曾祖、先爷那辈就有偷盗行劫奸谋算策的遗风。总算父亲聪明过人，行止磊落，倒将那些糟粕散去十之八九，安逸地做了一辈子良民。谪传至我，气象一新，竟异化了些文人的因子，佐以努力，脱了寻常的土气，又经历了众多的世面，颇得造化，如玉鸟之雕琢，栩栩如生，来来往往穿梭于城市和乡野、地狱和天堂的罅隙。

总觉得我的性情多数生殖于土地和民俗，在海丰县白银镇，妖异之说很多，传说即使一滴露一粒尘的“灵气”若附在男童女娃身上，如有神奇，必发作致乱。20岁那年我从兵营返乡探视时恰逢清明，连日雨中祭祖，夜晚频频得到神示。

第一日，神说：你不信我，必信一种灵。

这灵，注定是你，红！

第二日，神说：你是叛逆的，必叛命运。

这命运的是非曲折全由你起，红！

第三日，神说：你枉自多情，必情至于斯。

这情谁曾想屡遭浩劫坚挺不萎，红！

第四日，神说：你非恶人，却有恶报。

这恶报的离奇与长久也锁住了你的心扉，红！

第五日，神说：思念吧，孩子，有因必有果。

这果至今仍结在你的树上，风霜雾雪它无惧，红！

第六日，神说：最后时刻，开花吧，地牢将释你。

这地牢里有天堂的霓人间的琴，红，我庆幸！

第七日，天地无语。神死了。我死了。一具纸棺盛下我的诗篇和年轻的哀容。

红，像只孤独的蝶，我惶惶离家。让我找到你吧，红，让我做一个长跪在爱情面前忏悔的恶神，匍匐着低语我对你的爱。

爱情吗？这是肯定的！可是这爱中情里竟掺杂着失贞、缺德、不忠和混乱。红啊，你冷脸轻蔑和鄙夷我吧！求求你这样对待我！我不为自己解脱，也不谋求辩解，更不企望你的饶恕，我只想给你一个被我这个曾经的伪诗人曲解的爱情真相，我知道这真相不会被这世上任何一个女人接受，但我还是要说出来，以还原处于你的爱情之中时，你宠爱和恐惧的“爱情诗王”靳小潮是如何卑劣地游戏情色的。

你当然不相信，你会掩着心口低哭着说“这一切不是真的”，可是红啊，凭